



忻伯

——《三河纪事》之四

□归棹庐主

忻伯是个山东人，身材高瘦，浓眉毛，深眼眶，黝黑的大脸盘上胡须有些花白。左脸颊上有道长长的疤痕，从眼角一直斜斜地爬到了下巴旁，泛着暗暗的黑紫的光。凹进去的嘴巴里那颗残缺不全的牙齿，仍坚守着各自的岗位，使忻伯看上去多了几份慈祥。

印象中的忻伯虽然右腿残疾，左耳失聪，但他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，总是腰板笔挺。身上那件有好些补丁的旧中山装，洗得干干净净，穿得整整齐齐。

忻伯独自一个人住在三河镇东首糖坊弄煤球厂外的一间草舍里。草舍的门是用毛竹编的，虚掩着从不挂锁。

草舍南面垒着一段低低的泥墙，上面爬着几株野蔷薇。每到春天，便开满了白色的小花，花间总有胖嘟嘟的野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。

草舍里头暗淡漆漆的，如果大白天从外面走进，便会眼前一黑，看不清屋里头的东西。

草舍里的布置交关简陋。进门右手的墙角里整齐地堆着一堆稻草和竹子。顶里头的屋角落里摆着一张矮矮的竹榻眠床，眠床旁边并排挤着一张小木桌和一只小木箱，小木箱的旁边砌了一眼小土灶，灶边放着一个小芥橱。

忻伯平常日脚靠扎扫帚、搓草绳等谋生，这间小小的草舍，便是他生活和劳作的地方。

忻伯的草舍是我们几个小人常爱去玩的地方。一来是因为忻伯养的那条小黄狗很好玩。小黄狗是

忻伯从东门市场捡来的流浪狗。听忻伯讲也是缘分，那日这只小黄狗一见忻伯，就欢快地甩着小尾巴，一直跟在忻伯的脚后跟，寸步不离，那抬头望着忻伯的眼神，巴巴地看得人心疼。小黄狗捡来时瘦得皮包骨头，但在忻伯的照料下，没过多久就长得毛色滋润，成了忻伯的好伴儿。往往我们人还没到草舍门口，小黄狗便殷勤地跑出来，一边甩着小尾巴，一边不停地用鼻子嗅我们的脚脖子，用爪子搭我们的腿肚子，交关亲热。

我们喜欢去忻伯那里玩的第二个原因，是忻伯喜欢我们去闹腾。只要一看到我们跑进草舍，忻伯就会从小木箱里变戏法似地拿出几块冻米糖或是一把葵花籽，塞到我们手里。忻伯那一口纯纯的山东话听起来很好听，有时兴致高的辰光，忻伯便会一边扎扫帚，一边给我们讲打仗的故事。比如讲飞机大炮，讲红缨大刀，讲炮弹爆炸时的灼人气浪。忻伯也会讲东洋鬼子的恶，说东洋鬼子动不动就叫人跪在砖头上，而且还要头上顶一块砖，双手举一块砖，稍有不从，明晃晃的刺刀就要捅过来。有时讲着讲着，忻伯低垂着的眼睛忽然间会精光四射，不过这如电的眼神如果你稍不注意，便转瞬即逝了。

忻伯的双手骨节粗大，扎扫帚的手艺极好。那些原本不成型的竹梢草梗，只要经忻伯的双手一倒腾，便立马变得有模有样了，放在屋角里交关精神。

每隔几日，忻伯就会一瘸一拐地挑着扫帚和草绳去东门市场。运气好的

话，小半日就可卖完。然后，忻伯就会在市场里买点猪耳朵、猪大肠之类的熟食，再到边上的南货店里打上一盐水瓶的糠烧或是高粱烧，挂在扁担头上，哼着小调乐呵呵地踱回草舍。

有时生意不好，即使挨上一日，也不见得能卖出多少，那昏黄的路灯便会把忻伯挑着扫帚草绳的归影，斜斜的拉得好长好长。

偶尔，忻伯也会到邻人家里去串门。忻伯的话不多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侧着耳朵有一搭没一搭地讲些家常。忻伯串门从来不会空着手去，总会在腋下夹一把编扎精巧的芦花扫帚什么的小物件。邻人们便会拿芥橱里现有的菜蔬、炒豆回赠。忻伯也不推辞，总是高高兴兴地端回去，当下酒的小菜。

忻伯喜欢吃老酒在东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。忻伯对老酒的种类没有特殊的喜好，反正谁家喊他去吃老酒，他总会欣然地夹着把芦花扫帚赶过去，最后醺醺而归。

不过，忻伯的骨子里却只好那口纯纯的高粱烧，对小镇人喜欢的沿山黄酒并不以为然，讲这酒喝起来有点绵，劲道不够，言语间透着股山东汉子的豪迈气。

平时忻伯吃老酒时，喜欢一个人坐在小木桌旁自酌，如果没下酒菜，有瓣生蒜也可以。忻伯抿一口酒，舔一下蒜，往往二两烧酒下肚了，那瓣生蒜还没吃完。

有一日，忻伯的草舍里忽然来了很多人。大人们不许我们小人过去看，说是忻伯去世了，是自己上吊的。可前一日还好好地忻伯，怎么突然间就用这种方式，了断了自己的生命呢？大人们也不晓得。

忻伯的后事是邻人们相帮着操办的，但终不知忻伯来自何处，他的家人又在哪里。

我有一次回老家，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忻伯，想起了忻伯用一口纯纯的山东话讲故事时的神情。于是，就同阿娘讲起了忻伯。可是，我那年近百岁的阿娘对忻伯的情况也不甚明了。所以，只能从阿娘语焉不详、断断续续的片断回忆中，对忻伯的身世了解了个大概。

忻伯大概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来到三河镇的。据说，他曾经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兵，打过东洋鬼子，后来负伤回了山东老家。

那么，忻伯为什么会来三河镇？又是怎样来到三河镇的？阿娘也讲不出个所以然。据说当初也曾有人问过忻伯，但忻伯总是默默地笑笑，避而不答。

于是，忻伯在我的心中就成了一个无解的谜。

岁月改变着时代，也改变着小镇。忻伯曾经寄居过的草舍现在早已荡然无存，就连周边的农舍田地和煤球厂，也一并在城市化的浪潮中，了无踪影了。但忻伯那孤寂挺直的身影，有时仍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，让我无法忘却。不知忻伯沉寂的外表下面，潜藏着怎样的情感？他的平淡之中，是否涌动着惊心动魄的回忆？